



● 王宗光 主编

# 怀念柴树藩同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怀念柴树藩同志

主 编 王宗光  
副主编 范祖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柴树藩同志曾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于1997年2月13日逝世。

本书以柴树藩同志的生平为线索,以各种体裁的文章,展示了柴树藩同志在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中表现出的广阔视野,全局观念、科学精神和开拓进取、务实求真的工作作风;同时,以大量的事实,展现了柴树藩同志为人豁达,心胸坦荡,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的共产党员的一身正气。

本书可作为广大党员、干部政治学习的辅导读本,也可作为对广大青少年传统教育的辅助教材。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念柴树藩同志/王宗光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ISBN 7-313-02535-1

I. 怀… II. 王… III. 柴树藩 - 生平事迹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893 号

### 怀念柴树藩同志

王宗光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张天蔚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1.5 插页:16 字数:340千字

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50

ISBN 7-313-02535-1/K·013 定价:32.00元

# 怀念树藩同志

(代序)

宋平

我与树藩同志相识，始于1939年延安马列学院。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在东北解放区见面了。那时他担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我在东北做工会工作，彼此时有接触。1952年底，我们都调到国家计委工作，先后共事多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与树藩同志虽时聚时散，但经历、际遇大体相似，思想相通，可算是忧乐与共。树藩同志身上，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十分可贵的品质。他虽然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但我们许多曾与他一起学习、工作过的同志，谈起他来，总是十分怀念。

—

树藩同志革命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从从事经济工作。他在领导经济工作中表现出的开阔视野、全局观念、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是令人称道的。

树藩同志涉足工业领域较早，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了东北工矿企业的接收、恢复和重建。建国后，他长期在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对我国宏观经济有较深的了解，善于从全局角度研究和处理经济问题。他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五

年计划轮廓(草案)》的起草,并作为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两次赴苏谈判,参加了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的谈判和组织实施,对建国初期我国重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58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蔓延全国城乡,许多地方不顾条件乱上基建项目,产生了一大批毫无效益的工程。对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树藩同志深感困惑和忧虑。他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对建设项目进行排队,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减少技术不过关、摊子铺得过大造成的损失,保证了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在以后的“反右倾”中,他被作为“严重右倾”受到批评。当我们谈及此事时,树藩同志心地坦然地说:右倾就右倾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勇于坚持真理,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1962年年底,我国人民经历三年严重困难之后,国民经济调整已初见成效。为了进一步打破由于赫鲁晓夫中断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造成的困难局面,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周恩来同志提出,要设法打开一条路子,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为此,决定成立一个化纤小组和一个化肥小组。总理指定柴树藩任组长,负责组织专家研究进口化纤和化肥成套设备的建议。当时,我们没有同资本主义国家做成套设备贸易的经验,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对华封锁很厉害,许多国家还未同我国建交。因此,进口成套设备,不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斗争。树藩和两个小组的同志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坚持以贸易促外交,以民间促政府,在进口成套设备延期付款、厂址选择、部分进口设备项目所在地向外国人开放等问题上,既保持高度的原则性,又有必要的灵活性,使一批化纤化肥项目得以顺利引进和建成投产。这是我国的技术

引进从单纯面向苏联到面向各国的一个转变，填补了我国工业技术的某些空白，增强了我国技术进步和自力更生的能力。

树藩同志晚年对我国造船工业走向世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十年动乱，我国造船工业同世界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央调整了国防工业部门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树藩同志于1977年12月被任命为六机部部长。小平同志在召见即将上任的几位新部长时，明确指出，船舶工业要遵循“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发展民用，以民养军”的原则，尽快整顿，把生产搞上去。他还提出，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这在当时谈何容易！我们的造船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至少相差20~25年。树藩同志一上任，即深入到南北各大船厂调查研究，与各方面的同志一起座谈，找出了我国船舶工业落后的症结所在。他充分发挥自己曾在综合经济部门和外经外贸部门工作，熟悉宏观经济，了解国际市场的优势，果断抓住国际船舶市场短暂回升的机会，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率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造船业实行大规模技术更新和改造，使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开始站到了一个较高的平台上。80年代初，通过与被称之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合作，以香港为突破口，打进了国际市场。他明确指出，造出口船要遵循国际惯例，按船东要求，“点菜吃饭”，选用设备，严格执行合同。他一批一批地派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外国船厂考察、实习。现在看来，这些已是极平常的事情，而在当时，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不久，中央决定成立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这在国务院系统是第一个由政府部门改组为经济实体的试点，并委任他为董事长、党组书记。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体制改革，继续推动我国船舶工业走向世界。今天，我国的造船产量已超过法、德、英、美、瑞典等西方传统的造船大

国，跃居世界第三位，实现了小平同志关于中国船舶要走向世界的夙愿。这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广大造船职工艰苦奋斗的结果，这其中，也倾注了树藩同志晚年的全部心血！

## 二

树藩同志为人豁达，心胸坦荡，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在他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一身正气。陈云同志对树藩同志的性格和才干非常赞赏。他曾对人说，柴树藩敢于顶我，是个好人。在十年内乱的艰难岁月，树藩同志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非常担忧，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1972年，经周总理亲自提名，树藩同志由河南西华经委“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任外贸部副部长，具体负责“43方案”（即从西方国家进口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和1套1.7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共需外汇43亿美元）的对外工作。他认真贯彻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为党工作。这期间，引进了一批重大工业成套设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开始有了一些转机。可是，“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已经病重的周总理。江青炮制所谓“风庆轮事件”，掀起了批判“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和卖国主义”的恶浪，外贸部门和树藩同志的工作步履维艰。1976年，在一次国务院讨论广州秋交会工作报告的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在场，有位副总理指责外贸部的报告是“大毒草”，外贸部是“卖国部”。会场气氛非常紧张。这时，树藩同志针锋相对地说：“外贸部工作中缺点错误有千条、万条，唯独没有卖国这一条！”他毫不退缩，据理力争，使“四人帮”一伙气急败坏。到会的姚依林、李强等同志为树藩同志捏了一把汗，而树藩同志非常坦然。顶撞“四人

帮”，他作了坐牢的准备。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树藩同志经常受到造反派的揪斗。有时造反派为了诬陷和打倒其他领导同志，诱导或强迫树藩同志作假证。每当此时，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实事求是，决不丧失党性和人格，保护了同志。这种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品格，许多同志至今记忆犹新。

### 三

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树藩同志勤学习、肯钻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党在经济战线的出色领导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树藩同志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他毕业于上海税务专门学校，当过海关职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受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和党的感召，毅然辞去当时生活较为优裕的公职，辗转两月，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他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树藩同志十分勤奋好学，在我们马列学院的同学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比较深，发言简明扼要。这同他阅历较广、知识面宽有关，也同他学习认真、善于思考有关。他记忆力好，有一定的旧学功底。但他从不自傲，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独立思考，严格要求。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老。

树藩同志英文很好，早在东北工作期间，为适应同苏联交往的需要，他又刻苦自学俄文，于1952年编译出版了《苏联基本建设的设计、预算与计划》和《厂址选择》两本书，对156项援建工程的实施和以后基本建设的规范化管理发挥了重要指

导作用。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环境下，他也没有间断学习。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树藩同志仍然心系国家大事，尤其关心我国造船工业。他经常外出调研，并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重要建议。我们有时见面，总离不开这些话题。就是在他身患绝症的时候，还在为船舶基地的建设建言献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树藩同志生活十分俭朴，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都很严格。他多次表示，生不做寿，死不治丧，死后不搞任何形式的追悼会，不留骨灰，遗体供医学研究，遗物由妻子捐赠教育事业。他在1993年7月立下的《我的意愿》的遗嘱中，集中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和生死观。他写道：“像我这样的干部，完全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50多年来，我忠实执行党的决定，遵守纪律，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工作，但这一切都是一个共产党员份内应做的事，毫无值得夸耀的地方。扪心自问，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已经很多很多，而我对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我每每拿自己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比较，总是觉得惭愧。在革命队伍中我不过是一个普通战士，在党内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党员。”字里行间，充盈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情操，这正是树藩同志留给后来者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因为如此，上海交通大学把树藩同志的部分文稿连同回忆、缅怀树藩同志的文章结集出版，我觉得对于激励和启迪后人，很有意义。编者让我为这本集子写个序言，我于是写了这些回忆的文字，勉为代序，用以表达我对树藩同志的深切怀念。

2000年5月8日

# 目 录

## 传 略 篇

柴树藩传略·····	顾建建	3
我的意愿·····	柴树藩	36

## 垂 范 篇

(柴树藩同志文稿、书信摘编)

积极引进新技术 迅速提高造船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	41
给王震同志的信 ·····	54
关于西南经济区的一些设想 ·····	56
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	58
在上海船舶工业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	68
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计划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	71
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	78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代表团访问日本的报告 ·····	88
造船工业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 ·····	94
从接收鞍钢到全面复工·····	100
实现林、纸结合的途径 ·····	112
周恩来与新技术引进·····	117

上海造船工业如何走出困境·····	130
更加重视造林绿化和水土保持	
——对制订“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一项建议·····	135
天津之行·····	144
关于劳动积累问题——给宋平同志的信·····	152
关于外贸出口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	155
我国兴办海外投资企业的情况和问题·····	168
抓住有利时机把我国船舶工业搞上去·····	177
给女儿柴小林的信·····	185
我国应当有一个生态建设计划·····	189
给江泽民同志的信·····	192
世界债务问题浅析·····	195
关于鞍钢问题·····	203
给王荣生同志的信·····	205
关于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建设问题·····	209

## 怀念篇

永远的怀念·····	陈欣	215
我与父亲·····	柴小林	225
呕心沥血振兴“江南”·····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5
中国船舶工业的“领航人”·····	大连造船厂	245
开拓创新盼兴盛 百折不挠奠基业·····	大连造船新厂	254
饮水思源忆故人·····	上海交通大学	262
创业维艰忆先贤 奋发图强谱新篇·····	王荣生	278
亦师亦友柴树藩·····	于光远	287
深切的怀念 崇高的敬意·····	王光中	289
缅怀学长柴树藩同志·····	何载	293
向柴树藩同志学习·····	江罗维	296
深切怀念柴树藩同志·····	潘曾锡	299

追忆我国船舶工业的卓越领导者柴树藩同志·····	张绍仪	302
怀念柴部长·····	陈 镛	308
柴树藩同志关怀造船工业的二三事·····	黄萃功	314
热血雄心闯新路 豪情壮志铸辉煌·····	李少丹	317
忠于人民 鞠躬尽瘁·····	苏 智	325
怀念柴树藩同志对我国船舶出口工作的贡献·····	何志刚	340
处事果敢的领导 平易近人的长者·····	斯杭生	343
大连造船新厂的奠基人·····	朱善良	346
永恒的怀念 毕生的楷模·····	孟桂之	349
忆柴树藩先生的远见卓识·····	包陪庆	353
后记·····		356

---

---

# 传 略 篇

---

---



# 柴树藩传略

顾建建

烟台，地处胶东半岛北端，有“渤海明珠”之称。早在六七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由于近山傍水，人们世代以捕鱼和煮盐为生。到了唐代，烟台成为我国通往日本、朝鲜等国的重要口岸之一，开通了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烟台遂变成了国际贸易商港。一直到本世纪初，码头都是很多烟台人赖以生存之所。柴树藩，1910年10月1日出生在烟台一个码头工人之家。

柴家祖籍潍坊，迁徙至烟台后，无以维生，其父亲兄弟三人只能在码头扛大包，拼死拼活，累弯了腰，却仅能糊口，无力娶妻。在贫穷困厄中，所幸手足情深。眼看大哥已人到中年，弟弟们执意要为大哥成亲。全家倾其所有，拿出积攒多年的血汗钱，为长兄从诸城县娶来一个年轻的丫头。他们育有四子一女，柴树藩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弟、一妹。小弟年轻时因病夭折。虽然家境贫寒，但在海边长大的柴树藩对未来却有着憧憬的期盼。眺望着海上的点点白帆、星星渔火，他时常渴望着扬帆启航，寻找理想的王国。

多年的辛苦劳作，摧垮了父亲的身体，日渐苍老的父亲再也扛不动大包了，便开了一个火烧铺，聊以谋生。母亲则以她的巧手，揽到一些勾花边、织发网的活，贴补家用。他们虽然目不识丁，但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于是节衣缩食，竭尽全力供子女读书，把柴树藩送入私立烟台养正小学。

## 贫穷不堕其志，艰难求学

儿时的柴树藩十分聪颖，好学上进，深得父母的宠爱。上小学后，

他凭着其坚韧毅力和刻苦精神，几乎年年考第一，得到一些正直的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崇敬。家中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照明，他就走到僻静的街道上，在路灯下看书、作业，直到深夜，有时甚至不知东方之既白。养正小学为广东一商人捐资兴办，位于酒香飘逸的张裕路，离海边不远，是由国人创办的较早的一所新式小学堂。它校风淳良，注意培养学生的“浩然正气”，并领风气之先，重视外语教学。柴树藩其时就习英文，打下良好基础。该校现为烟台市重点小学，校舍俨然，环境幽雅，80年代曾请柴树藩题写校名，被素来谦逊的柴树藩婉拒。此为后话。

大约在柴树藩十岁左右，其父因年老体衰，积劳成疾，撒手西归。全家顿失顶梁柱，生活更显困窘，不得不搬离了原来的住房。这已不知是柴家的第几次迁徙了。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母亲夜以继日地做女红，两个哥哥也不得不辍学打工。二哥循祖辈的旧路，以瘦弱的身躯扛起了大包。海边码头上，又出现了柴家第二代人佝偻的身影。柴树藩因为有学校的奖学金支持，得以继续学习。背负着全家的希望，他更加发奋读书，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养正小学毕业，并同样以第一名的成绩圆满完成了中学学业。在中学期间，一个外号叫“李大眼儿”的英文老师给柴树藩留下很深的印象。柴一口带伦敦腔的英语就是师承李老师的。多年以后，柴树藩仍然不无敬佩地多次提到这位老师。

中学毕业后，柴树藩进入烟台商业学校，肄业后在青岛一家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小职员工作，赚得微薄的薪水。为了养家尽责，经邻居的介绍，事孝至亲的柴树藩又北上哈尔滨，在一家德国人开办的银行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了东三省。目睹国土沦丧，哀鸿遍野，血气方刚的柴树藩不惜丢了工作，回到家乡。

面对家徒四壁的旧屋和才到中年却已憔悴不堪的母亲，柴树藩在国恨之外，又添家忧。为了生计，他四处打零工，饱尝世间冷暖。年方二十出头的他不愿重蹈父兄的覆辙，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撑起这个家，让母亲不再挑灯干活。此时的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读书考大学，圆一个大学梦，再谋一份较好的工作。于是，他想方设法搞来课本和资料，准备投考大学。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并筹集学费，在温课复习之余，他还挤出时间，招徒授课。

1933年，柴树藩带着一叠母亲烙的煎饼，只身赴京赶考，借宿在西单附近的山东会馆。他一连报考了清华、燕京两所大学，均得金榜题名。还来不及庆贺，接踵而至的学费问题却使他一筹莫展。平时打工，锱铢累积起来的一点钱，跟上大学的高额费用相比，只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他只得忍痛弃学。

稍后，一张税务专门学校的招生简章重新燃起了柴树藩的求学欲望。这所学校于1908年由唐绍仪（时任外务部右侍郎）在北京创办，旨在为我国收回海关主权做准备。后来又在上海徐家汇姚主教路（现天平路）及浦东陆家嘴设立了两个分校，分别招收海事班和外勤班。该校不收学费，包学生食宿，每年还提供每个学生四套制服。此外，它是专门为海关培养人才的，学生毕业以后就业有保障，且待遇优厚。可以说，进入该校，学生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因而也吸引了很多贫寒子弟前来投考。这一年，报考税务学校的考生高达2000人，大部分来自全国六大口岸，还包括一些大学毕业生，柴树藩报考了外勤班。入学考试分甄别试验和正式考试，通过甄别试验才有资格参加正式考试。甄别试验的科目计有英语会话、诵读和默写、中文书写事务论略一篇。外勤班的正式考试科目包括：中文（党义、作文）、英文（文法、默写）、数学、地理、物理。柴树藩一路过关斩将，在录取的160人中，成绩名列第一。外勤班开设了国文公牒、英文公牒、海关组织及规章、缉私处理、验估学、近代经济问题、国际问题、审计学、统计学、财务管理、税则、第二外语（日语）、射击等众多的课程。因为海关急需人才，这些课程压缩在一年内讲授，聪明好学的柴树藩以平均分超过90的优异成绩毕业，冠绝全校。这样的高分在学校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成绩出色，在上海江海关实习时，他的工资也比其他同学高出一半。

江海关大楼矗立在黄浦江畔，主人却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一手掌握着税率、税收大权，我们的关员只能仰人鼻息。与它毗邻的外滩公园，门口挂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浦江上，停泊着悬挂有各色外国国旗的船舶。这一切，一直深深地印在柴树藩的脑海里，难以忘怀。